

“八一”特稿

男兵连的女连长

□孙守利 文/图

任用一女同志到清一色的男兵连当连长，并非特殊照顾，也不是为了宣传造势。用部队领导的话说，我们看重她是因为她的优秀和出色。

赵君原本是一名牌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生，在大三的时候由于表现突出，就加入了党组织。特招人伍后，干教员，她被评为优秀教员。她任教的计算机课，受到了官兵的一致好评。当参谋，她活跃在训练场，为部队的信息化建设尽心尽力、倾尽所能，凸显了一名优秀军人的形象，得到了司令部门的赞扬和肯定。后来，在考虑连长人选时，领导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她，虽然她是一位女同志。

有人说，想带好队，必须先带好兵。而带好兵，必须先了解兵。过去，有的连队骨干在连队呆了大半年，张冠李戴的现象还

时有发生。而赵君上任没几天，不但名字能对号入座，甚至一些战士的喜好也摸得一清二楚。有个战士说话爱脸红，第一次找他谈心，赵君就记住了脸上带有几丝羞色的兵叫冯伟；梁文字，二十四岁，上等兵，赵君立即在心里记住了连队有个大龄的战士；士官小罗走路一蹦一跳的，他喜欢打篮球，走在路上都要冷不丁的来个投篮动作……

赵君没有什么“绝招”，也没有什么“窍门”，她之所以很快与战士们打成了一片，主要是她的细心，因为她能从微不足道的事情做起，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影响带动战士。赵君常说，打动战士们不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有时一些生活中的细节，如果能注意到了，也能让他们感到心灵的温暖。

赵君刚上任的时候，连队考



虑她是女同志，为了照顾她，跑步的时候让她跟在队伍后边，这样如果坚持不下来，就可以自动离队。赵君却没有这么做，她觉得集体可以照顾自己，为自己着想，但自己不能等着照顾，放松对自我的要求。每当快跑不动的时候，她就对自己说：坚持，坚持，还有几步，一定要坚持。就这样，每次她都咬牙坚持下来，和官兵们一起冲向终点。

赵君常说，男同志能干的事情，女同志也能干得了，关键是

要坚强，不要迁就自己。自己的身份虽然特殊，但是赵君从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殊的一员，不论跑步、出操、还是参加各种劳动，完成什么任务，她都走在队伍的前面，始终与官兵保持一致。战勤连是个优秀的连队，起初，许多官兵对她能否胜任连长一职持有怀疑的态度，通过一年多的接触，大家慢慢地被她的坚强和不甘示弱的精神打动了，开始改变了对她的看法，都觉得她这个连长是当之无愧的。



工友情怀

“小切口”的营销状元

□朱宜尧 文/图

袁大民来的时候，几次打退堂鼓。他真就是拉不下脸，拉不下脸又怎么能跑营销呢？

那时，大民给自己打气儿，夜里想得好好地，等到了白天，见了人，又是话不成句了。反反复复多少次，好在袁大民坚持了下来。

这一坚持，没想到还出个“营销状元”来。

今年34岁的袁大民是一名货运值班员。以他的经验来说，用最小的“切入点”，聊最投机的话题，赢得客户信任，这样客户才能到咱铁路来运输。

去年夏天，他去公路收费站查看货源时，发现很多运输饲料的大货车从小城开出。他几次问明司机，可人家司机不认识的，不告诉货源来自哪里。

袁大民灵机一动，看了看看货厢的饲料袋，一下发现了端倪。饲料的品牌就是查找货源的最好方法。

果然，袁大民费尽周折，终于在附近村子找到了饲料加工厂。可人家老板说啥也不同意在铁路运输，任他把好话说尽，可人家就是认准公路运输了。

后来打听才知道，这几家饲料加工厂原来就是铁路的客户，因为铁路的服务和信誉当年还不完善，伤了老板们的心。

好不容易找到的货源，就这样不了了之，袁大民不甘心。

袁大民想，你不在我这运输，那我买你的饲料总可以吧。袁大民撒了一个“谎”。

因为家里养了几千只鸡，需要购买一些鸡饲料。其实，袁大民的父亲在农村，家里是养过鸡，是需要饲料，可完全没有必要在他这买。

另外，从小到大，袁大民对鸡饲料并不陌生，这一点，还是有共同话题的。

和老板聊得来，近密了。老板一听，本来是上门推销的，居然成了自己的客户，这到嘴的鸭子，上门的买卖不能不做吧。

老板很慷慨，看在他是个营销的身份上，尽管进货量很小，还是给了他批发价。

袁大民把饲料一部分给了家里，一部分只加了运费，低价卖给了乡亲们。

虽然自己白忙活，可一来二去，人熟为贵，“小切口”真就拉回了大订单。老板也够意思，又联系了十四家饲料加工厂，货运量一下飙升了。

袁大民用“小切口”的方法，打开了多家营销运输的大门。去年上半年，单位货运量较同期相比翻两番，他个人也被单位授予“营销状元”。

在他的带领下，建立了“袁大民劳模营销工作室”，他当年被总公司授予“火车头奖章”荣誉称号。

家庭相册

父亲的背

□马云龙 文/图

这张照片是1991年父亲背着我去千里之外看病时，在我舅家照的。

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因为四肢末梢神经的疾病，我被迫休学回家坐上了轮椅。本来沉默寡言的父亲变得更加沉默。我觉得父亲越来越嫌恶自己，每当他下班回来时看到他紧锁的眉头，我原已抑郁的心头又被重重地压上一块铅。经常经常，我们父子俩三天五天地互相不说一句话。

这个样子过了有两三年，我二舅给联系了当时一个国内闻名的医师，父亲就背上我随我舅一起踏上南下求医的列车。

那时候的父亲已经五十来岁，他一路上背着我上车、下车、中途倒车，在北京候车的一宿我们住在一家招待所的五楼，父亲背着我一级一级地上楼又一级一级地下楼，他浓重的喘息声回响在我耳边，我伏在他的背上不敢抬头看周围异样的目光。

那位医师检查完我的病把父亲叫到了里间，我透过门缝分明看见父亲的眼里竟然闪出了泪花——那是我记忆中平生第一次看见父亲的泪。后来我才知



道医师对他说的，你的孩子没治了，能活到二十岁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父亲倔强，不放弃我，依然要死马当活马医。在接下来观察治疗的那些天里，他无数次背着我穿梭于各个科室做检查，每天给我端饭、倒水、洗脚、洗衣、背我去上厕所……

半个月后我们只能绝望地踏上归程。

而我却有了莫大的收获——我发现我误解了父亲。父爱如浩瀚无际的一片海，而我们却总是用儿女狭隘的目光去揣度、去定义那无限宽广的胸怀。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竟奇迹般地坚持到了现在，父亲却早早地离开。

至今，我眼前仍然时时清晰地浮现我伏在父亲背上的情景，清晰地浮现着，父亲脑后那片黑在我眼前、过早斑白的头发。

图片故事

水盆盛太阳

□张金刚 文/图

探望一位故交。未六十，却突发脑溢血，躺到了床上。他曾开一家理发店，一次偶然进店，相谈甚欢，更因其精湛用心的技艺，而成了我的“私人理发师”。后虽因事将店交于儿子打理，可他家理发店一直是我的“定点”，想来已近二十年。

见我，他分外高兴，睁大双眼，探身相迎，挤出的笑容让人心酸。床上的他，没了当年的精神饱满、谈笑风生，语言含混不清。有一句，我甚是不解。照料在侧的老伴，却明白他的意思：屋里暗，端盆水。

一盆清水端来，朝着太阳照进的方向，斜靠在门边；调整角度，一时，太阳从天上移到盆里，又将光亮投到屋里，一晃一闪的。稍后，用手轻轻撩些水出来，洒到水泥地面上。瞬间，屋里不仅凉爽了些许，地上又生出多个小太阳，齐放光芒，顿时屋里亮堂起来。他也释然地躺好。

他老伴不好意思地笑谈：“我俩住在这老屋多年了，习惯了，就是暗。每有人来，他都会让我这样做，说不能让客人觉得咱的日子暗了。没有人来，他也让我这样做，靠在床头读一会儿书，困了就睡，醒了接着读。哪天没了太阳，他明显就焦躁些，像个孩子。等调养些时日，会带他出门晒太阳，争取能拄着拐杖行走，更期待哪天扔了拐杖。”

说这些时，他一直含混地附和着，我也应和着。看得出，他对屋外的太阳有着太多的渴望。这些年，理发之余，他一直有个梦想，曾不止一次在理发时同我谈起：他一直想当特型演员，也曾寄照片给过几家电影厂，却未能入选。我笑着对他说：“等你恢复健康了，再努力你的演员梦，说不定哪天就有剧组找上门来呢。”

我笑，他老伴也笑，他也

笑。太阳移动，正好将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亮亮的。

出得门来，我甚是感动和怀念。感动的是，他和他老伴这种阳光温馨的生存状态，一盆清水，请太阳进屋，将生活照亮。怀念的是，小时候，我也曾在门口端盆清水，看太阳照在墙上，白白亮亮、闪闪烁烁；或拿片小镜子，看折射在白墙上的小彩虹，饶有兴致地数着“红橙黄绿蓝靛紫”七色光。那时候，日子虽苦，却满是快乐。

人总有不遂意愿、身处窘境的时候，以何种心态与状态去面对，过程与结果会有不同。骨子里有文艺气质的老顾，在一片争议中，毅然辞去“大有前途”的职位，坚守自己喜欢的文化事业，虽无功名，却乐过此生。家境不算好的同事小王，将出租屋用绿植、鲜花装扮得温馨舒适、诗意盎然，用他的话说：房子是租来的，可生活是自己的呀。

太阳，高高在天，普照万众；可一盆清水，即可将太阳移至身边，享受光和暖。就算哪天太阳不在，只要心中有太阳，同样可以照亮自己、照亮他人。

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

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